

回到臺北，已經六點多鐘，遊覽車便直接將大家送到紫雲園，遊覽車的導遊小姐，長髮以髻，戴着金絲眼鏡，正面看起來，却有點書卷氣，臨別除祝福大家旅程愉快以外，更希望再有為大家服務的機會，最後下車的幾位同學解嘲的說，下次請她服務恐怕又要再過四十年，這位小姐說，沒有關係，到時候，我仍願扶持各位下車，可是想一想，到那時候，這位小姐也已是我們現在的年齡了，假如我們真仍能如此聚會，真的都是老仙翁了。

史祖恩夫婦因為有重要的應酬先走了，黃宗裳忽忽的去吃了一杯喜酒又回來，年青的一代都沒有參加，另外却多了蔣共和學嫂和錢琨，筵開二席，孫衛因為是老公賣局，帶了幾瓶較陳年的陳年紹興酒，觥籌交錯，談笑風生之餘，不免也想起了當年南復園，武昌的蝦仁炒蛋澆紅燒肉汁、紅燒肉和適中樓的辣子肥魚、菠菜炒肉絲。今日席上的山珍海味，終仍比不上當年徐家滙兩毫洋的飯票。

酒闌人散，外面仍是寒風細雨，夜色中，透過閃閃的雨絲，彷彿又看到四十年前前交大生活的片斷。三十七週年校慶的擴大慶祝，校園裡臨時裝設的小火車

，工程館裡的機電展覽，以及曉園宿舍門前擺設的蝴蝶女士的柔婉的歌聲；幾次交大對抗暨南的足球比賽；國立音專學生在文治堂的動人演奏晚會；班禪喇嘛坐着他舖了黃緞座椅的汽車和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帶了他美麗動人的夫人來校參觀；聯華電影公司男女明星在體操場上拍攝電影；畢業那年全國旅行在濟南、唐山、北平所目睹外侮日亟的景象，和新生活運動發源地南昌的建設；從學校出發和上海其他學校學生通宵步行到上海市政府請願抗日，使李震聲成爲一時的風雲人物，這些鱗爪，彷彿就都在目前。

離開校門，四十年來，每個同學都身歷過幾許辛酸，也享受過多少歡笑，漸漸的習慣了用隱忍面臨挫折，用努力克服困難，畢業時同屆同學近二百人，其中除少數在抗戰前後，英年凋謝的以外，能來到臺灣及羈留海外的大概不足三十人，其餘的都仍留在大陸，音訊既無，生死不明，而我們這在臺灣的二十餘人，眼看着子女都已成年，他們有機會享受比自己更好的教育，辛酸挫折也早成過去，老同學能歡敘一堂，真是其樂無窮了。

懷念丙寅級機械系三位師長

沈兆龍

——兼為則輝學長珍藏全體級友畢業照片補遺——

拜讀友聲第二五七期徐承熙學長大作『畢業五十年後之歡聚』一文，並附有黃則輝學長珍藏之全體級友畢業照片一幀，徐學長文字筆生動，描寫情景，引人入勝，看到凌前校長竹公近影，精神矍鑠，更爲興奮。該項全體級友畢業照片，誠是海內孤本，彌足珍貴，但因相隔日久，仍有少數師長級友，未能辨識，誠屬遺憾！筆者按名索照，看到機械系校友仇儉、楊仁傑兩位先生，依稀尚能認出另外在級友照片中第五排第四名原文中未能辨識，但筆者已認出係機械系級友侯景華先生，特爲補遺。經此指出，在臺之吳慶源先生，亦可能憶及此一同班同系級友。侯、仇、楊三位先生中，仇先生未曾直接授課，但工廠實習指導，一如師表，是以筆者對三位先生均以師長敬重，茲將三位先生與筆者之師生關係，特借本刊一角追敘，以表懷念之意！

一、侯景華（湘石）先生，係江蘇省東臺縣南安豐鎮人，爲筆者之長親。自母校畢業後，曾奉部令分

發北方某鐵路工作，但因寡母在堂（先生幼年喪父全仗太夫人撫養成成人）未便遠離，遂未到差，然爲桑梓建設事業服務熱忱，毫未減退，乃投考江蘇省政府舉辦之縣級建設首長考試，經錄取後先後任江蘇北部之興化沭陽贛榆三縣建設局長多年，在職時辛勤努力，頗多建樹。民國二十年後改就教職，先在省立淮安中學講授數理，後應其母校——省立揚州中學，校長周厚樞先生之邀，回揚中擔任物理教席頗具聲名，今日在臺灣及海外之母校民廿八級以次之校友而出身揚中者，均曾受先生春風化雨之薰陶。筆者在揚中求學時，先生曾教過大代數、普通物理及高等物理三科，受益甚多，現時在臺之下元禮（臺鐵）陸君賢（臺泥）二兄，即係與筆者同時受先生教誨之弟子。抗戰勝利，先生任首都服務，筆者則來美工廠實習，無緣拜謁，直到卅八年一月底，筆者由美返國途經首都，曾拜謁先生於其服務之首都自來水廠，其時大陸情況極爲惡劣，先生以家累無法來臺，只有留在大陸，次年大

陸淪陷，消息隔絕，迄今已逾二十七年。但願先生仍健在人間，俾他年大陸光復，猶有拜謁請教機會。先生僅有一子，即係筆者之姨弟侯潛，廿八年春間家鄉一別，即未再晤，僅知彼於大陸淪陷前與母校機械系民廿九級校友任懋賢兄之令妹結婚，但寄跡何處？不得而知。

二、仇儉先生係江蘇省泰縣人。其家鄉與筆者家鄉相距不過六十華里，以當時蘇北交通阻隔，竟無緣識荆。直至民國卅年夏季由母校分發到交通部中央汽車配件製造廠實習時始識先生。該廠位於四川重慶南岸二十七公里處，並無地名，取其地居偏僻，不致成爲敵機轟炸目標，廠長係校友王樹芳先生，仇先生任工專課課長兼代廠長（樹芳先生其時多在滇緬一帶，照料交通器材內運，爲國宣勞）課內工程師全係交大校友，對後輩學子，儘量提携，受益良多。（容俟有暇，再爲文追敘在該廠實習情形，並向王廠長致謝。）仇先生對各大學來廠實習學生考核極嚴，對交大實習生尤嚴。每日早晚上下班時必到各工場查勤，別校實習生間有遲到早退情事，但交大實習生，從無此種現象。公餘之暇，多以閒談方式指導吾人做人處世之道。先生於母校畢業後曾與王廠長同到英國深造（是否與事實有出入，敬請王廠長指正）。舉止行動，有

英國紳士作風，而做事負責認真，十足「交大人」。其後大二大三兩個暑假，繼續被派到該廠實習，受到建教合作的實惠，尤其得到先生的精神感召。現時留居美國之朱友南（在校名湖南）兄，即係當年同在該廠實習之伙伴，想彼亦能記起這位「仇課長」來。民國卅八年由美返國道經上海時，在母校打聽到仇先生

其時在湖南株州機廠服務，但無緣前往株州拜見。最近一次見面係在民國卅二年夏季，一轉眼已是卅三年以前之事，對先生近況不勝懷念之至！

三、楊仁傑先生係江蘇海門縣人。民國卅一年秋季應聘回母校任母系教授，擔任大四之「造船工程」及大三之「機械設計」兩課。先生健康情況不佳，上課時講授不多，全靠黑板上寫出費盡心力而編出之筆記。英文字體端正，詞句簡潔明瞭，內容充實，比任何教科書高明（抗戰時，西書價昂，且不易購到，全靠筆記求知）。先生自母校畢業後曾留校任助教，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專攻造船工程（在英國那一家大學研究院攻讀以及拿到何種學位？恕不知悉）。在回母校擔任教授以前，聞在招商局機器廠服務。民國三十三年筆者畢業離校後，即未曾再有機會拜謁先生請教。先生以羸弱之軀煎熬，是否健在，令人懷念不已！

一九七六年十月於美國邁而密城

◎來鴻去雁◎

陳榮元學長致凌前校長書

竹銘夫子大人座右：十一月手諭敬悉，中船公司乃一富有意義工業計劃，不幸適逢中東各國抬高油價，造成史無前例之重大經濟危機，幸有政府支持，仍不失爲一重工業之基點。生盡心盡力促之成功，當其肇始，有閱歷深沉之友曾告誡云臺灣人事複雜，以生退休在即，何必插手其間？生不以爲然，在當時生握有一二特殊條件可以促成此舉，不敢不以此貢獻祖國，蓋生自束髮讀書以來，時時自勉以社會爲一己之責，雖身在工商界，亦不敢唯利是圖。襄助中船乃責任所在，毀譽毋論焉。生邇來專心一志創辦 I. N. G. 船公司，其間經過困難重重，幸亦已稍具規模，明年夏間第一艘船已可行駛。此後每三四月可交一船，至一九七九年第十艘爲止。此後是否再有需要，尙未可知。舍間一切粗安，明年春間或可來臺，當趨前請訓也。

謹請

冬安

生 陳榮元敬上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丙寅級畢業照補正

敬啓者 家父呂孝翼學名慰詒，畢業於南洋大學丙寅級。頃閱友聲二五七期徐承熙學長所刊丙寅級畢業照片題名，家父姓名誤列爲吳慰治，特此函達並請更正 此致 交大友聲雜誌社

呂繩安 敬啓

民卅四級土木系

美國新英格蘭區

交大校友會近訊

隨信附上美金支票四十元正，是美國新英格蘭區交大校友會捐助「友聲」基金的款項，請查收。新英格蘭區分會正在美洲總會領導下，積極展開對「交大學人村」及「友聲基金」的捐款活動，一待收集適量款項，本分會當再轉寄上。

敢祝

新年快樂

交大校友會美國新英格蘭區分會

會長 陳正偉

秘書 滕永安

敢上